

065595

書學名著選

沙孟海著



065595

L451+163
0643
2

M520/19

于安澜编

書學研究名著選

諸樂三著



美院图书馆 B0010436



开封书学研究会印

书 学 名 著 选

于 安 澄 编

开 封 书 学 研 究 会

1979年12月 二印 刷 厂 印

(内 部 资 料 收 工 本 费)

前　　言

于安澜教授，是我们书学会副会长，学识渊博，素喜书、画艺术，曾著有《画史丛书》《画论丛刊》等书，早已出版。近年来为了辅导青年书法作者，传授书学理论，每念历代论书著作，多散见于各家丛书中，清代康熙年间有《佩文斋书画谱》之编纂，卷帙既大，且后此尽缺，晚近上海国光社有《美术丛书》之印行，而收集过宽，失之驳杂。为了便于阅读、乃就论书名著中影响较巨者，更选二十余种，择其善本，加以校勘标点，附以作者事略和书家评论，汇为一编，名曰《书学名著选》印刷成册，借供研讨，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书法艺术，将不无补益。

此外，尚选辑现代书学论文多篇，将行续印。惟以书学渊深，见闻有限，失当之处，即祈读者惠予匡正，无任感荷。

开封市书学研究会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

编者的话

祖国的汉字产生很早，我们今天看到的象形文字的工致、宛如画图。甲骨文和金文，已远在三千年以上了。秦代统一文字，李斯写的泰山峰山等纪功石刻，都是小篆的楷模。到了汉魏、蔡邕、钟繇、邯郸淳、卫瓘……等都以善书著名，写碑题匾，为宫殿建筑增加了光彩。《熹平石经》和《飞白书》就是蔡邕的杰作，使书法艺术的光辉更为昭著。六朝时，百济遣使齎金求齐萧子云的字，从知邻国已很珍爱中国书法。唐欧阳询路遇索靖所写的碑，坐观三日不忍离去；唐太宗最爱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临死还嘱令殉葬。他们如此爱好，有

非寻常所能了解。更说明书学的艺术欣赏和理论研究，已成为后人继承和发扬的光荣任务。我们继承祖国的书法艺术传统，必须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从而创造出我们现代的书法艺术。如唐代各家多宗右军，宋朝各家多学鲁公，而却各成一体，风格不同。既继承了优良传统，又富于时代精神，且具有个人性格。所以博学众长，鎔为一体，炉火纯青，推陈而新自出矣。

关于书学的著述很多，不易遍置，为了便于参考阅览，我们选了比较有名的二十余种，汇为一编，并加以校勘标点，附以作者事略和书家评论，更使读者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不过古人为文，措词或涉玄虚，如评论王羲之书如“龙跃天门、虎卧凤阙”，形容“张芝学书，池水尽黑，右军笔健，入木三分”。实属艺术夸张，未可尽信。尚有文人爱憎评论偏激如评颜书为恶尽，更宜加以分析，有所取舍。清袁子才

说：“一生不为古人欺”，是颇有见地的。

汉字的发展趋向，是不断简化而便于使用。由甲骨文——金文——小篆——隶书——楷书，这种不断简化的过程，就辩证的说明了现在推行简化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所以我们书法爱好者应该研究，美化和使用简体，以求适应文字发展规律。

伟大领袖毛主席爱写毛笔字，其书法作品驰誉中外。他还提倡学一点书法，以发扬民族的传统艺术。出版社广印名迹，为学习书法创造有利条件。书法爱好者学习兴高，用力尤勤更由展览观摹，多所启发，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后来自应居上。书画并称，书法亦应建院设系，文化交流，书家亦可出国讲学。百花齐放，前程似锦，予虽衰老，愿与同好共勉之。

于安澜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

凡例

- (一)本编著者事略，多采自《图书集成字学典》间有参以他书。至清代以后，多采自祝氏《书学史》。
- (二)本编所选各书，有采取全书一部分者，如董其昌《画禅室随笔》原系书画兼论，此只收论书部分。
- (三)本编曾选有现代报刊文章若干篇，依时代列后。茲以篇幅过多，分为两冊，随后付印，与本編並行。
- (四)唐代以前论书之作，多系零碎篇章，且有伪托，暂不选入。后以同学素闻卫夫人本世代书家，更王羲之从之学书，多欲读《笔阵图》茲冠之编首，附以考证，借供辨识。

书学名著选目录

- 晋 卫夫人笔阵图 佩文斋书画谱本 (1)
- 晋 王羲之题笔阵图后 佩文斋书画谱本 (2)
- 唐 孙过庭书谱 百川学海本、用说郛本
和朱建新笺证本互校 (5)
- 唐 张怀瓘书断 百川学海本 (13)
- 宋 米芾海岳名言 百川学海本 用说郛本和
湖北先正遗书本互校 (48)
- 宋 赵构翰墨志 百川学海本 用
说郛本互校 (52)
- 宋 姜夔续书谱 百川学海本 (59)
- 宋 陈槱负暄野录二卷 知不足斋本
用四部丛刊三编本互校(明钞本) (71)
- 元 陈绎曾翰林要诀 佩文斋书画谱本 (88)
- 明 解缙春雨杂述 广百川本 (99)
- 明 丰坊学书法 佩文斋书画谱本 (102)
- 明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艺林名著丛刊本 (105)
- 清 冯班钝吟书要 昭代丛书本 (146)
- 清 管重光书筏 昭代丛书本 (154)

- 清 王澍论书跋语……………四部丛刊三编本 (157)
清 梁同书频罗庵论书……………榆园丛刻本 (170)
清 钱泳书学……………履园丛话本 (178)
清 阮元南北书派论……………摹经堂三集本 (189)
清 阮元北碑南帖论……………摹经堂三集本 (194)
清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……………别下斋丛书本 (196)
清 梁章矩学字……………退庵随笔本 (203)
清 包世臣安吴论书……………咫进斋丛书本 (222)
清 刘熙载书概……………艺概本 (251)
著者事略…………… (280)

〔晋〕 卫夫人笔阵图

夫三端之妙，莫先乎用笔；六艺之奥，莫重乎银钩。昔秦丞相斯，见周穆王书，七日兴叹，患其无骨。蔡尚书邕，入鸿都观碣，十旬不返，嗟其出群。故知达其源者少，暗于理者多。近代以来，殊不师古，而缘情弃道，才记姓名，或学不该赡，闻见又寡，致使成功不就，虚费精神，自非通灵感物，不可与谈斯道矣。今删李斯笔妙，更加润色，总七条并作其形容，列事如左，贻诸子孙，永为模范，庶将来君子时复览焉。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，八九月收之。其笔头长一寸，管长五寸，锋齐腰强者。其砚取前涸新石，润涩相兼，浮津耀墨者。其墨取庐山之松烟，代郡之鹿胶，十年以上，强如石者为之。纸取东阳鱼卵，虚柔滑净者。凡学写字，先学执笔，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，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执之。下笔点画波撇、屈曲，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。初学先大书，不得从小。善鉴者不写，善写者不鉴。善笔力者多骨，不善笔力者多肉，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，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。多力丰筋者圣，无力无筋者病。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。

- 一 如千里阵云，隐隐然其实有形。
- 、 如高峰坠石，磕磕然实如崩也。
- ノ 陆断犀象。
- フ 百钧弩发。
- 丨 万岁枯藤。

丶崩浪雷奔。

丁 劲弩筋节。

右七条笔阵出入斩斫图，执笔有七种：有心急而执笔缓者，有心缓而执笔急者。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，心手不齐，意后笔前者败。若执笔远而急，意前笔后者胜。又有六种用笔：结构员备如篆法，飘飈洒落如章草，凶险可畏如八分，窈窕出入如飞白，耿介特立如鹤头，郁拔纵横如古隶。然心存委曲，每为一字各象其形，斯造妙矣，书道毕矣。永和四年上虞制记。（《法书要录》）

〔晋〕王羲之题笔阵图后

夫纸者阵也，笔者刀鞘也，墨者鎗甲也，水砚者城池也，心意者将军也，本领者副将也，结构者谋略也，颶笔者吉凶也，出入者号令也，屈折者杀戮也。夫欲书者，先乾研墨，凝神静思，预想字形，大小偃仰，平直振动，令筋脉相连，意在笔前，然后作字。若平直相似，状如算子，上下方整，前后齐平，此不是书，但得其点画耳。昔宋翼常作此书，其师钟繇叱之，翼三年不敢见繇，即潜心改迹。每作一波，常三过折笔，每作一□，常隐锋而为之，每作一横画，如列阵之排云，每作一戈，如百钧之弩发，每作一点，如高峰坠后，□□□屈折如钢钩，每作一牵，如万岁枯藤，每作一放纵，如足行之趣骤。翼先来书恶，晋太康中，有人于许下破钟繇墓，遂得笔势论，翼读之，依此法学书，名遂大振。欲真书及行书，皆依此法。若欲学草书，又有别法。须缓前急后，

字体形势状如龙蛇，相钩连不断，仍须稜侧起复。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。每作一字，须有点处，且作余字总竟；然后安点，其点须空中遥掷笔作之。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。若急作意思浅薄，而笔即直过。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势，但用击石波而已，其击石波者缺波也。又八分更有一波谓之隼尾波，即钟公泰山铭及魏文帝受禅碑中已有此体。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，发人意气，若直取俗字，则不能先发。予少学卫夫人书，将谓大能，及渡江北游名山，见李斯、曹喜等书，又之许下见钟繇、梁鹄书，又之洛下，见蔡邕石经，三体书，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，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。遂改本师，仍于众碑学习焉。（《王右军集》）

笔阵图评论

【书画录解题·伪托类】孙过庭《书谱》云：“代有笔阵图七行，中画执笔三手，图貌乖舛，点画湮讹，顷见南北流传，疑是右军所制，虽则未详真伪，尚可发启童蒙。”是此编在唐时原附有执笔图，所云七行，当即今本“一、フ、ノ、ヽ、亼、フ、丁”七行也。尔时疑为右军所制，不言出于卫夫人。至张彦远纂《书法要录》，始题卫夫人撰。宋朱长文辑《墨池编》又以此为右军所作，题为《书论》。末有注云：“旧传右军所作，后见张彦远《要略》，以为卫夫人之词，然亦莫可考验，是犹有疑词也。及陈思辑《书苑菁华》复以为卫夫人作。自后各家著录，都无异议。窃谓此篇，无甚深旨，诚如虔礼所讥。况晋唐时代相距尚远，如果出于卫夫人，虔礼岂不知之，何至言其未详真伪，又何至南

北流传疑为右军所制，其为六朝人所伪托，殆无可疑。作伪者或题卫夫人，或题为右军，想在唐时尚不一致。张彦远偶未及察，录入其书，故至宋时，犹复聚讼。新旧两唐书，概未著录，可知其所据唐以前书目，亦未曾著录是编也。各本编后，俱附载右军题后一篇，其文亦甚凡近，并未叙及此图为卫夫人作。而论用笔又与此图有重复处，其末段且云：“始知学卫夫人徒费年月，遂于众碑学习焉，遂成书尔。”安有书后而作此等语者。《墨池编》则迳以此书后为右军所作《笔阵图》，而以其后段载渡江北游名山及游许下、洛下数语为不通事理，谓据东晋时许、洛未平，逸少必不可往，是已知其不可信，而犹编入录，为可异也。就此书后词气观之，当亦六朝时人所依托。末云时年五十有三，或恐风烛奄及，遗教子孙，可藏之石室，千金勿传非其人，鄙陋至此，亦殊不类右军语。窃意右军在当时，或有作《笔阵图》事，米襄阳《书史》曾载王右军《笔阵图》前有自写真，纸紧薄如金叶，索索有声。襄阳夙精鉴别，其言当可信然，然必非此篇及书后之文。此两篇或即因知右军有此作而依托为之者。明杨慎《墨池琐录》谓：“《笔阵图》乃羊欣作，李后主续之，今陕西石刻李后主书也，以为羲之误矣。”石刻今未见，未详即此文否？其云羊欣作，亦未详所据。谓李后主作，则王世贞《四部稿》曾详其原委，附录于后，以资参证。又《书苑菁华》别有右军《笔阵图》一篇，其首句为“夫书者，玄妙之伎也。”冯武《书法正传》则以首四句“夫纸者城也，笔者主也，水者兵也，砚者粮也。”之一篇为《笔阵图》。《墨池编》并载之，俱题为《书论》。凡此皆因右军有《笔阵图》之作，故任取一编题之。复杂纷纭，莫

可究诘。秀水朱履贞辑《书学辑要》则又题前篇首句“夫书者玄妙之伎也”为《笔势论》，亦未详其所据。两篇词旨凡近，并属伪托，因附及之。

明王世贞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一百二十四王右军《草书兰亭记》跋云：“杨用修谓《笔阵图》乃江南李后主伪作。及览蔡子正跋尾谓：陶谷学士得之李后主所，后陶谷之裔孙遗之。且云：迹者定州石刻小字，朝廷尚取而置之禁中，则此书尤可宝重也。盖陶性贪甚而寡识，又以豪压后主，所勾夺无厌。李故用怀琳故事作伪书，装潢古包以戏陶，陶果不察而宝藏之。其孙又赂子正于枢廷代朱提，而蔡又不察。最后释房，强作解事。引沈学士饥鹰夜归，渴骥奔泉语灾之石，俱可笑也。”

书谱 〔唐〕 孙过庭

夫自古之善书者，汉魏有钟张之绝，晋末称二王之妙。王羲之云：“顷寻诸名书，钟张信为绝伦，其馀不足观。”可谓钟张云没，而羲献继之。又云：“吾书比之钟张，钟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。考其专擅，虽未果于前规；摭以兼通，故无惭于即事。评者云：“彼之四贤，古今特绝；而今不逮古，古质而今妍。”夫质以代兴，妍因俗易。虽书契之作，适以记言；而淳醨一迁，质文三变，驰鹜沿革，物理常然。贵能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，所谓“文质彬彬。然后君子。”何必易雕宫于穴处，反玉辂于椎轮者乎！又云：“子

敬之不及逸少，犹逸少之不及钟张。”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，而未详其始卒也。且元常专工于隶书，伯英尤精于草体，彼之二美，而逸少兼之。拟草则徐真，比真则长草，虽专工小劣，而博涉多优，总其终始，匪无乖互。谢安素善尺牍，而轻子敬之书。子敬尝作佳书与之，谓必存录，安辄题后答之，甚以为恨。安尝问敬：“卿书何如右军？”答云：“故当胜。”安云：“物论殊不尔。”子敬又答：“时人那得知！”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，自称胜父，不亦过乎！且立身扬名，事资尊显，胜母之里，曾参不入。以子敬之豪翰，绍右军之笔札，虽复相传楷则，实恐未克箕裘。况乃假託神仙，耻崇家范，以斯成学，孰愈面墙！后羲之往都，临行题壁。子敬密拭除之，辄书易其处，私为不恶。羲之还，见乃叹曰：“吾去时真大醉也！”敬乃内惭。是知逸少之比钟张，则专博斯别；子敬之不及逸少，无或疑焉。

余志学之年，留心翰墨，昧钟张之徐烈，据羲献之前规，极虑专精，时逾二纪。有乖入木之术，无间临池之志。观夫悬针垂露之异，奔雷坠石之奇，鸿飞兽骇之资，鸾舞蛇惊之态，绝岸颓峰之势，临危据槁之形；或重若崩云，或轻如蝉翼；导之则泉注，顿之则山安；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，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；同自然之妙，有非力运之能成；信可谓智巧兼优，心手双畅，翰不虚动，下必有由。一画之间，变起伏于锋杪；一点之内，殊衄挫于毫芒。况云积其点画，乃成其字，曾不傍窥尺牍，俯习寸阴；引班超以为辞，援项籍而自满；任笔为体，聚墨成形；心昏拟效之方，手迷挥运之理，求其妍妙，不亦谬哉！然君子立身，务修其本。杨雄谓：“诗赋小道，壮夫不为。”况复溺思豪匣，沦精翰墨者也！夫潜神对



奕，犹标坐隐之名；乐志垂纶，尚体行藏之趣。讵若功定礼乐，妙拟神仙，犹埏埴之罔穷，与工炉而并运。好异尚奇之士，玩体势之多方，穷微测妙之夫，得推移之奥赜。著述者假其糟粕，藻鉴者挹其菁华，固义理之会归，信贤达之兼善者矣。存精寓赏，岂徒然与？而东晋士人，互相陶淬。至于王谢之族，郗庾之伦，纵不尽其神奇，咸亦挹其风味。去之滋永，斯道愈微。方复闻疑称疑，得末行末，古今阻绝，无所质问；设有所会，缄秘已深；遂令学者茫然，莫知领要，徒见成功之美，不悟所致之由。或乃就分布于累年，向规矩而犹远，图真不悟，习草将迷。假令薄能草书，粗传隶法，则好溺偏固，自阅通规。讵知心手会归，若同源而异派；转用之术，犹共树而分条者乎？加以趋变适时，行书为要；题勒方幅，真乃居先。草不兼真，殆于专谨；真不通草，殊非翰札。真以点画为形质，使转为情性；草以点画为情性，使转为形质。草乖使转，不能成字；真亏点画，犹可记文。回互虽殊，大体相涉。故亦傍通二篆，俯贯八分，包括篇章，涵泳飞白。若毫厘不察，则胡越殊风者焉。至如钟繇隶奇，张芝草圣，此乃专精一体，以致绝伦。伯英不真，而点画狼籍；元常不草，使转纵横。自兹已降，不能兼善者，有所不逮，非专精也。虽篆隶草章，工用多变，济成厥美，各有攸宜。篆尚婉而通，隶欲精而密，草贵流而畅，章务检而便。然后凜之以风神，温之以妍润，鼓之以枯劲，和之以闲雅。故可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，验燥湿之殊节，千古依然，体老壮之异时，百龄俄顷，嗟呼，不入其门，讵窥其奥者也！又一时而书，有乖有合，合则流媚，乖则鄙疏，略言其由，各有其五：神怡务闲，一合也；感惠徇知，二合也；时和气润，三合也；纸墨相发，四合也；偶然欲书，